

尼姜萨满

富希陆 整理^①
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阿不达额芬端上啦，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爱辛托里供上啦，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占出浑奴勒斟上啦，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年期仙点上啦，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尼姜萨满的美名呀，
像尼玛琴代代响九天……^②

相

传，清初以前，松花江下游有个闻名的古城叫依罗哈达^③。依罗哈达东边柳条通不远的地方，有个噶珊，噶珊里住着一家大粮户叫巴葛图巴彦。巴葛图有位美丽贤慧的妻子叫鲁依勒。夫妻俩平日乐善好施，宽厚待人。所以，在噶珊里挺有人缘。可是，年近半百，身边无有儿女。从前虽有过一个儿子，但不幸早年夭亡。两口子终日忧伤思虑，祖宗龕前日夜香烟缭绕，祈祷阿布卡恩都力^④降赐贵子！

说来很奇，鲁依勒真有孕啦！不久，就生个眉清目秀的胖小子。巴葛图夫妻俩乐得合不拢嘴，心里甜如蜜。小孩满月，忙唤家人，到猪圈里选了三口没一点杂毛的“黑克啞”^⑤，碾好上风头的黄米，酿好清甜的米酒，选定良辰吉日，祭祖还愿。喝！还愿那天，全噶珊的男女老少，附近村庄的亲朋好友，有的赶着大车小辆，有的骑马，有的步行，

① 《尼姜萨满》过去有不少手抄本流传在民间。本故事系富希陆老人，根据其母口述和当地富、吴、祁姓族传手抄本残本内容整理而成的。此故事的手抄本流传在爱辉、齐齐哈尔一带，有多种讲唱本。《尼姜萨满》为传统流传本中很有影响的一种。整理者童年时代在故乡便多次听母亲及邻里长辈用满语讲述，曾于1959年、1961年、1972年、1979年根据口述，陆续整理，核校三次，1980年病逝前遗留残稿。

② 德昂古：是萨满祭神歌的襟音，没有具体含义。

阿不达额芬：苏叶饽饽； 爱辛托里：金镜；

占出浑奴勒：甜米酒； 年期仙：年期香；

尼玛琴：萨满手鼓。

③ 依罗哈达：古代沿江山岭名。

④ 阿布卡恩都力：天神。

⑤ 黑克啞：经过阉割后的黑毛猪。

齐来道喜、庆贺。人们弹着口弦琴，唱着乌春^①，跳着蟒式舞，吃了祭祀肉和打糕、小肉饭，三天尽欢而散。

巴葛图和鲁依勒夫妻俩人，幸喜中年得子，给孩子起个名叫费扬古。他们整天亲手悠啊悠摇车，抱着怕吓着，放下怕哭啦，真是爱如掌上明珠。转眼间，费扬古已满七岁，巴葛图请来远近闻名的老色夫^②教授满文汉学，习练弯弓盘马。小阿哥费扬古，聪明过人，满汉知识、骑马射箭，技艺日渐长进。时光像穿云的箭，费扬古很快就十五岁了，已长成英俊少年，出口成章，箭射天雕，更是百发百中。一天，费扬古跟随行的家人说：“松阿里乌拉^③流向天边，老林窝集是百兽的乐园。你我回家跟阿玛说说，我们也该到远处逛逛咯！”费扬古说完，跑进上屋。巴葛图夫妻俩正在暖阁小炕上，盘腿对坐，叼着烟袋喝着茶，见宝贝疙瘩来啦，鲁依勒忙叫侍女给倒茶让坐。费扬古扑在额莫怀里说：“噶珊有句老话：要看猎人弓法，得上额林哈达^④比试比试。我想去额林哈达打围，一来试一试我的骑射本领；二来想逛逛那里的山光水色！”

巴葛图听了心咯噔一跳，脸上笑容立刻全消了，忙跟妻子说：“阿哥起小没出过远门。额林哈达高入云霄，离这儿百八十里远。而且猛兽、恶魔很多，实在放心不下呀！”鲁依勒说：“额真说得对，还是不去为好！”费扬古只好默默回到自己书房。

过几天，小费扬古还是不死心，又去苦苦缠着父母，哭喊着要去。鲁依勒心疼爱子，巴葛图更架不住小阿哥白天闹，晚上磨，搅得夫妻俩没咒念，心就慢慢软啦。一天，巴葛图叹口气说：“唉！你这刚长几根翎毛的小鸟，要飞上额林哈达，我们也不能阻拦。不过，那里野兽成群，荒无人烟，可要事事留神，免得我们日夜牵挂呀！”费扬古乐得趴在地上，给双亲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高兴地跑出准备行装。可是，巴葛图不放心呀，赶忙叫来两个心腹家奴，一个叫阿哈吉，一个叫巴哈吉，嘱咐他俩带小主人去额林哈达，早去早回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费扬古骑上走马，肩上架着芦花雀鹰，一帮猎狗围着走马东窜西跳。阿哈吉和巴哈吉带着几十名家奴，身挎弓囊箭袋，手提刀、矛、棍棒，五辆大轮车上装着帐篷、铁锅、干粮和马草，暴土扬

① 乌春：歌。

② 老色夫：老师傅。

③ 松阿里乌拉：松花江。

④ 额林哈达：传说中的高山。

尘地朝额林哈达奔去。巴葛图夫妻俩一直送出很远才回家。

费扬古主仆们，像一窝出笼的鸟，活蹦乱跳，一路上高兴极了，催马扬鞭，穿林绕岭，很快来到额林哈达围场。嘿，额林哈达果真天下奇秀，松涛树海，百花争艳。峭壁陡立的山崖上，一群群香獐和梅鹿，穿山跨涧，追逐鸣叫。几只大山雕，在争食山鸡，嘎嘎怪号，翅膀张开遮黑了天，扇得石岭上的花草一个劲地摇晃。山顶流泉，飞落百丈涧底，溅起无数水珠，彩虹耀眼，水敲石板像百神弹琴，那么动听。阿哈吉和巴哈吉把小主人搀下马，走进刚搭好的熊皮大帐。帐篷外边，早支好石灶，笼火烤上狍子腿和松鸡肉，舀来泉水做肉粥。主仆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饱饭。费扬古心急火燎地催阿哈吉和巴哈吉领他进山。阿哈吉和巴哈吉“诺”“诺”点头，忙唤家奴们，带着猎狗，先钻进密林去轰撵野兽。在锣鼓声中，鹿群向山洼聚来。费扬古跳上马，被眼前惊慌奔跑的鹿群迷住了，纵缰追赶，张弓发箭，不一会儿，打的獐、狍、鹿、兔像一堆堆小山。家奴们欢欢喜喜地剥兽皮、解骨肉，驮在马背上。这时，冷丁地从林子里传出嘎嘎的哀叫声，一只小白鹰翅膀滴着血，从树丛里逃出，后面一只大天雕紧追，巨爪眼看要抓到小白鹰脊背上了。费扬古张开大弓，猛地一箭刺穿天雕双眼，天雕扑通通摔死在石崖下边。小白鹰被追得筋疲力尽，落在费扬古马前，一动不动。费扬古叫阿哈吉抱起来，给擦了擦膀子根上的血，喂了几滴马奶。小白鹰又飞上天空，在众人头上盘旋三圈，钻进羊毛云里了。

单说，主仆们从早晨忙到下半晌，正猎得起劲儿，忽然，打西南刮来一阵旋风，围着费扬古兜几个圈儿就没影了。费扬古只觉得一阵恶心难受，迷糊在马鞍鞍上。阿哈吉和巴哈吉吓得马上鸣锣停猎，把小主人抱进帐篷。费扬古病势越来越邪乎，奴仆们赶忙收拾猎场，抬起小主人连夜往家跑，真是恨不能身生双翅，赶紧飞到家。他们不停地跑啊，跑啊，这时，阿哈吉用点着的松树明子一照，哎呀，费扬古伸腿咽气了！小主人一死，奴仆们各个嚎啕大哭。阿哈吉擦擦满脸的泪痕，对大伙说：“我们光哭，也哭不活小主人呀！巴哈吉，你带领弟兄抬着小主人尸首往回走。我呀先骑马赶回，禀报老主人咯！”阿哈吉说完飞身跨马，一溜黄尘没影啦。

阿哈吉赶到家，跳下马，噔噔噔跨过三道门跑进内堂，慌慌张张地跪在老主人巴葛图跟前，磕头痛哭。巴葛图十分震惊，忙站起身，瞪着眼睛问：“奴才，你为啥哭着回来？”

阿哈吉哭声像牛噪。巴葛图急得直跺脚，阿哈吉还是头不抬，眼不睁，嗷嗷痛哭。巴葛图厉声嚷道：“该死的阿哈吉，出啥天大的祸啦？难道你的舌头让猫咬掉了么？”

阿哈吉涕泪满面，磕着响头说：“小阿哥，他，他，他死在额林哈达……”说着，哭昏过去。

巴葛图听了，如同五雷轰顶，一下子从太师椅上晕倒地上。阿哈吉和家奴们慌忙抱起老主人。巴葛图醒来也呜呜大哭起来。这时，鲁依勒从里屋跑出来，听说小阿哥病死了，活像万把钢刀剜心，两眼向上一翻，手脚抽筋，半天才哭喊出“我的——哈哈济^①”也直挺挺地昏倒在地……

晴天一声雷。巴葛图家像翻江水，全乱啦！奴仆们进进出出，哭声惊动了全噶珊。这时，巴哈吉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带着众家奴进了门，给巴葛图夫妻俩磕了头，跪着说：“小阿哥尸体进院了！”巴葛图夫妻俩更是哭得死去活来。噶珊的人搀扶着夫妻俩，出门迎进了费扬古尸体，安放在外屋地上。全族的亲友围着小阿哥，哭得惊天动地。

巴葛图转身向阿哈吉和巴哈吉吩咐说：“快去预备祭品吧，需要什么，尽管从库里拿，不要舍不得！”阿哈吉、巴哈吉按照额真的吩咐，又叫厨师挑选十头牛，六十只羊，七十口猪，做十六碟十六碗的吊丧席。

巴葛图又叫来女奴阿兰珠和沙兰珠，吩咐她们说：“你们从噶珊里找几个沙里甘居^②做帮手，预备蒸白面饽饽七十桌，奶油饽饽六十桌，黄米面饽饽五十桌，荞麦面饽饽四十桌，烧酒十坛，鹅二十只，鸭四十只，鸡六十只，摆两桌水果，每桌用上等鲜果五样，若有怠慢，决不饶恕！”她们说声“喳”，就急忙准备去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众人把灵堂前摆的供果像山丘，堆起的珠塔满地生辉。然后，开始洒酒祭祀，众人痛哭起来。巴葛图夫妻俩眼泪就像松阿里的水，滔滔不绝地流啊，流啊，流不断啊。

正在人们万分悲伤的时候，忽然大门口来了一个瘸瘸颠颠、罗锅弯腰的要饭老头，瘦得像根烧火棍，长长的白发辫缠在腰间，浑身脏得直冒怪味，就听老头唱道：

① 哈哈济：满语，就是儿子的意思。

② 沙里甘居：姑娘。
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传报额真不要哭，
赏给我饽饽，送给我粥，
德昂古，德昂古，人老会看百年路……

守门的家奴，忙着迎接宾朋，见老头堵门口唱，就举棍想赶走疯老头。哪知，越撵老头越不走。家奴们气得要绑他。巴葛图闻讯出来，喝住家丁，然后恭恭敬敬地给老头打个“千”，说：“请，请，院内有山一样高的饽饽，海一样多的美酒，可怜的玛发，你尽情吃个够吧！吃够了，我让奴才套上花轱辘车送你回家咯！”众奴才一见额真对老头恭敬有礼，都跪地给老头磕头，推推拥拥地把老人让进内室。老头进了屋，一不恋吃，二不饽酒，来到费扬古灵前，拜了三拜，转了三转，捶胸痛哭起来：

“可爱的小阿哥啊，哎呀呀命多短呀，哎呀呀，你生得聪明又伶俐，连我这穷苦的奴才都很高兴啊！”

老人悲痛万分，站在旁边的人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巴葛图劝老人解哀，老人百般惋惜地对巴葛图说：“巴彦啊，难道你不思念聪明的儿子么？我看他是让恶鬼偷走了魂魄。你为啥光坐在家里啼哭，不去接神通广大的萨满救救小阿哥呢？”

巴葛图难过万分地说：“唉，我们屯儿的标棍萨满^①是些白吃饱，修炼不高，不但救不了别人，就连自己什么时候死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唉，上哪块去请能叫人起死回生的大萨满啊？”

老头笑了笑说：“你鬼迷心窍了吧？尼什哈河边，有个尼姜萨满，她为人正直、无私，本领高超，要是请她来，甭说一个费扬古，就是十个，她也管保救活。唉呀呀，你为啥不找她呀！”说完，老头走出门，化只白鹰朝尼什哈河方向飞走啦。

巴葛图豁然开朗，惊喜地说：“好啊！好啊！这是阿布卡恩都力指点我啦！”他马上跑进马圈，牵出银蹄青鬃走马，带着阿哈吉、巴哈吉，盯着小白鹰飞去的影子，去找尼姜萨满。他们走啊，走，白鹰不见了。巴葛图下了马，顺着尼什哈河往前走。只见东边有块黄花松林，林里有间围着柞木障子的土房，有个年轻媳妇正在河边洗衣裳。巴葛图上前问

^① 标棍萨满：满语，即家萨满。

道：“这位格格，请问尼姜萨满在哪里住？”这个媳妇边低头搓衣服，边说：“住西头。”巴葛图牵着马，带着家丁们按照年轻媳妇说的方向，来到了屯西头，望了望，见前边走过来一个老头，忙打“千”问道：“尊敬的玛发，尼姜萨满在哪儿住？”老头指着河边东下坎，说：“才刚你见到的那个洗衣裳的媳妇，就是尼姜萨满。你来请她，千万要诚心恭敬，她若推辞，你可要耐心恳求，她心肠热，会答应的。”

巴葛图飞身上马，又返回屯东头小房，在门口拴好马，进了院，瞧见上屋南炕上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白发如霜的老妈妈，口叼二尺长烟袋，炕沿边上摆着一个擦得油黑锃亮的菱花小火盆，旁边站着一位给老太太装烟的年轻媳妇。巴葛图走过去，忙给老太太跪地磕头说：“好心的萨满色夫，快快救命吧！……”老太太说：“站在地上给我装烟的儿媳妇，才是萨满呢。”巴葛图忙调过头，又给年轻媳妇磕头。

那个媳妇忙扭过身子说：“唉，你走错门了吧，还是到别的地方请萨满吧！”巴葛图眼泪刷刷淌，跪在地上不起来。炕上的老妈妈心软了，说：“唉，你就应下吧。她就是尼姜萨满，有事就求她吧。”

年轻媳妇一听婆婆说话了，不吭声了。巴葛图跪在地上，给年轻媳妇磕头恳求说：“萨满色夫，你的名声远震四海，世上数你最神通无边，护佑儿孙，开开恩吧，救救我的哈哈济吧！”

年轻媳妇笑了笑说：“巴彦玛发，请快起来，我不骗你，我仅仅是个学了‘几个奥云’^①的小萨满，神法不高，修炼不深，恐怕耽误了你的大事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你还是赶紧去请更有名望的老萨满吧！”巴葛图只是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响头啼哭，苦劝也不起来。院子外边的阿哈吉和巴哈吉，也都来到风门口扑通跪在地上，哀求尼姜萨满帮忙。

尼姜萨满为人心肠热，心地善良，平日不贪吃，不求穿。噶珊的人挑选她当萨满，天大难事都敢应承，尽心出力。这时，她被眼前一片诚心感动了，说：“好吧，我用托里^②给你看一看。”她梳头洗脸，从西炕神箱里拿出用黄绫子包着的一个小托里。她点上了年期香，就见神案上的小托里转起来。她往托里仔细看啊，看，然后又把小托里包好放进神箱里。她走过来说：“你有个属鸡的男孩，今天去额林哈达打围，让吹

① 奥云：表示学萨满的时间，时间越长萨满能耐越大。

② 托里：即铜镜。

来的一股妖风夺走了魂窍。你是五十岁时生的小儿子，他的名字叫费扬古。巴彦，你不要逢迎，我说得是真还是假？”

巴葛图听了尼姜萨满的话，虔诚敬服地磕头，说：“尼姜色夫，阿布卡赐给你一双慧眼，你说得完全是真的呀！请快帮帮吧，拯救我那个像狗崽子一样可怜的孩子吧！救活了我的哈哈济，我杀百口猪，宰十头牛，家祭三年，还要世代感激你的恩情！”

尼姜萨满见巴葛图巴彦哭得老眼像红灯笼，一片诚心，便说：“唉，我是一个年轻无能的萨满，怎敢揽这个重担啊！既然你诚心实意地恳求，那么，我拾掇拾掇神箱用具，忙完家里活计，马上动身。”

巴葛图高兴得磕头离去，到了家，忙叫女奴们打扫庭堂，男奴们淘米做糕，又叫老奴们做跳神供品，叫小童去噶珊给同姓的家族和亲朋送信。这时，阿哈吉和巴哈吉已经用轿车接来了尼姜萨满，同行还请来一位闻名的“老栽力”^①叫霍根克。巴葛图忙请进屋，神箱神案摆西炕，杀猪，磕头，吃过饭，尼姜萨满问巴葛图，有没有同你小儿子今年生日时才降生的花腰子猪，杀了，小儿子魂可以附在猪身上复活。同时，还让预备狗和鸡，备好纸和大酱，死去的人吃了家乡的大酱，尸体不烂，见到家乡的狗和鸡，魂魄就能早回家。巴葛图都一一照办。然后，尼姜萨满洗手焚香，戴上神帽，系上八条扇的神裙，绑好镶着四十对晃唧的腰铃带，尼马琴鼓敲得山摇地动，头上神帽九只铜雀叫着转起来，长长的彩带飘啊飘起来。阖族老少围得里三层来外三层，激扬的鼓声传十里。尼姜萨满苗条的身子像风摆柳，双眼紧闭，口唱神歌，越唱全身越抖劲。神灵已降，附在她身上了，她唱道：

手鼓敲啊天地动，
鼓鞭啊晃动神鬼惊，
最得心的帮手，霍根克贴近身边站吧，
最敬佩的帮手，霍根克竖竖耳朵听吧，
拯救被魔鬼拐走的魂灵，
你我同心协力驱逐万难。
鹰神开道，我上九层天，

^① “老栽力”：栽力，满语，即扎里，祭神时萨满的助手。老栽力，指年老侍神经验多的助神人。

蛇神引路，我下三层地。
紫花云彩里我要走三遭，
檀香木山里我要绕三天，
四海龙宫里我要搜三月，
妖洞鬼府里我要找三年。
好好守护我躯身，
猫儿不叫过，狗儿别靠前，
烟袋锅火炭别烧了我的肉和衫，
二十桶井拔凉水勤洗面，
四十桶井拔凉水常浇身……

尼姜萨满在神像前点上年期香，敲着鼓拜三拜，边跳翁滚舞边接着唱：

最得心的帮手，霍根克贴近身边站吧，
最敬佩的帮手，霍根克竖竖耳朵听吧，
搭救让黑暗夺走的生命，
你替我备上降魔的祭品。
快快拴好公鸡的膀，
快快捆紧花狗的腿，
快快备好百碗酱呀，
快快捆好毛头纸呀，
纵使火海刀山，我要赴汤蹈火，
纵使灾祸重重，我要百折不回。

尼姜萨满唱着，唱着，昏倒过去。老裁力霍根克走上前扶她躺好，给她整理了腰间的铃铛，绑好了公鸡和狗，脚下摆好一排酱纸供品。尼姜萨满在众神护送下，寻找费扬古的灵魂。虎神和熊神替她开路，飞虎神和鹰神驮她在天上巡游，海鸟神和水獭神引她进水府搜寻，蛇神和蟒神领她下岩穴中查看，找了三千三百个穴洞，问过三千三百位尊神，都不知费扬古的踪迹。尼姜萨满最后打怀里取出爱辛托里^①，用宝镜照

^① 爱辛托里：满语，金镜，即铜镜。

天，天是白亮亮的；用宝镜照山川，山川也是白亮亮的；用宝镜照地狱，地府闪着黑光，宝镜里呜呜叫，现出伊尔蒙罕^①凶恶贪婪的绿脸。尼姜萨满知道费扬古的下落了，忙把爱辛托里装进怀里，按照宝镜的指引，率领众神到地府找伊尔蒙罕索取费扬古的魂魄去了。

尼姜萨满不顾疲劳，走啊，走，眼前横着一条白浪滔滔的大河。河上雾蒙蒙，岸边悬崖立陡立陡的。她正着急地张望着，突然，瞧见河对岸有个人，撑着一支独木船。尼姜萨满高声唱道：

神歌唱啊天地动，
手鼓响啊鬼神惊。
管船的玛发听我说：
我是神威无敌的尼姜萨满，
寻找一位阿玛丢失的爱子，
寻找一位额莫失散的男婴，
要到他们先世的曾祖家，
要到他们死去的亲朋友，
要到遥远的伊尔蒙罕城。
救回可怜的幼小魂灵，
阖家欢聚，世代安宁。
好心的管船的玛发啊，
快送我过河赶路程……

管船玛发用单臂撑竿，独木船嗖嗖嗖，很快靠近岸边。尼姜萨满仔细打量，吓了一跳。这老头独眼、单耳、歪鼻、缺唇、秃头、瘸腿，望着尼姜萨满说：“尼姜色夫，多少人经我这儿，都没有送他们过生死河。你威名远扬，心肠慈善，快，快请上船吧！”尼姜萨满问：“请问玛发，你见没见过有人过河？”瘸老头说：“方才伊尔蒙罕的亲戚鲁呼台领着个小孩过去了。”

尼姜萨满高兴地上独木船，瘸腿艄公拿长竿将船猛劲一撑，不一会儿，就渡到对岸。尼姜萨满十分感激，赏给他香喷喷油汪汪的三碗豆酱，三捆毛头纸，然后带领众神朝前赶路。走着，走着，来到蛇妖把守

① 伊尔蒙罕：满语，阎王。

的毒水河。这水啊翻着三尺红浪，野雀飞到河上掉进水里，野兽被卷进浪里，尸骨融成血水。恶浪震得尼姜萨满头晕目眩。尼姜萨满望了望毒水河里漂着的兽毛鸟羽，解开身上的腰铃放到河上，毒水河马上风平浪静了。她把手鼓扔在腰铃上，然后坐在鼓面上，像清风一样忽忽悠悠掠过了浪尖，停在对岸。尼姜萨满祭奠了河神，赠送了陈酱、毛头纸，继续朝伊尔蒙罕城堡走去。

走了一程又一程，来到一座高高的古城。城门紧闭，旌旗飘展。尼姜萨满望着城楼叫门。城楼上守城的两个恶鬼，一个叫铁头鬼，一个叫噬血鬼，瞪着鹰眼，咧着红嘴喝问：“你何人，胆敢闯闹冥府？威严的伊尔蒙罕命我俩守卫城门，你速速退下，小心我们掏出你的肝肠，喝干你的血！”

尼姜萨满把百斤重的腰铃一抖，十三斤神帽的铜雀一晃，九只神雀鸣，腰铃排山吼，震得土城乱颤悠，吓得两个恶鬼干张嘴说不出话来。尼姜萨满泰然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有天上的三百颗星辰照路，我有地上的三百位野神护身，惩恶扬善，救济无辜。尼什哈河边有个尼姜萨满，你们可知我的名字？”

两个鬼一听是尼姜萨满驾到，慌忙俯身施礼说：“尼姜色夫名贯日月，谁不知晓，谁不敬服啊！我们送你再过两道鬼门关吧。”说着，锵唧唧打开兽石铁门，让进尼姜萨满。尼姜萨满拿下背着的陈酱和酒篓，分赏给他俩美酒和豆酱，乐得二鬼连连叩头。尼姜萨满问道：“是谁抓走了费扬古，从你们城门路过？”二鬼犹豫了半天，惧怕尼姜萨满手中的鼓鞭和系在身上的大腰铃，忙说：“不敢隐瞒，你要找的费扬古，是阎王舅舅鲁呼台，奉阎王伊尔蒙罕命令把他抢来，方才打小城里经过。尼姜色夫，你想救费扬古很难啊，他早被藏进了禁城。天有多高城有多高，我等都难进得去。城由勇猛的鲁呼台守卫，神鬼难抵呀！”

尼姜萨满命二鬼领路，顺利通过两关，都分赏他们礼物，然后，让二鬼回去，自己来到了鲁呼台守卫的禁城。尼姜萨满看见鲁呼台，喝问道：“凶狠的鲁呼台，你为什么把一朵小花摘掉？你为什么把刚学过日子的小孩偷来？你为什么把长命百岁的人带进地府？”鲁呼台说：“尼姜格格请息怒，我是奉伊尔蒙罕谕旨带来的。”尼姜萨满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好吧，你是奴才，我去跟阎王要人！”她望着禁城仔细看哪，阴森森，雾茫茫，插入云天，果真险要。尼姜萨满瞧见费扬古正跟一帮小孩玩呢，忙命众神相助，唱道：

阿布卡哩，阿布卡哩，
弯嘎山九层金楼子里住着的白鹰，
章京峰八层银楼子里睡着的神鹏，
山尖洞里，七条大蛇呀，
山腰洞里，六条大蟒呀，
长白山的五只猛虎，
兴安岭的四只花熊，
榆树通的三只青狼，
筐笏沟的两只白獾……
依兰乌西哈照明，
那丹乌西哈指路，
像流星降落伊尔蒙罕的城吧，
像闪电追照费扬古的踪迹吧，
用巨爪扣紧他，用肩膀背上他，
快把魂灵送到我的金鼓上……

单说，伊尔蒙罕让鲁呼台从额林哈达抢来费扬古的魂灵后，藏在深宫花园里，着天让众鬼妇殷勤伺候。伊尔蒙罕很喜欢费扬古魁伟英俊，机灵聪明。他在高杆上挂上一枚铜钱，让费扬古骑马射三箭，箭箭都射中铜钱眼；让费扬古跟花鹿斗架，能缚住花鹿；让费扬古跟白豹厮斗，费扬古驯伏了白豹，勇武超人，乐得伊尔蒙罕一心要收为皇子。他正兴高采烈地饮酒听歌时，忽然，鲁呼台跑来禀报，说：“圣明的罕啊，大事不好，来一只铺天盖地的大鹰，落进皇城，把费扬古抓走了！”

伊尔蒙罕听了鲁呼台禀报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我为一方之主，人间地下的生死凭我安排，谁不畏惧哪！快去追查，谁胆大包天，竟敢抢走我的爱子呀？”鲁呼台慌忙磕头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圣明的罕啊，听鬼卒禀报，尼姜萨满寻访费扬古来到阴间，她可是举世无双、最有神通的萨满呀，想必是她抓走了费扬古。奴才前去追赶，请罕息怒。”鲁呼台说完，退出宫殿，追赶尼姜萨满去了。

尼姜萨满得到了费扬古，万分高兴，拉着他的手往回走。走出没多远，听鲁呼台大声呐喊：“尼姜色夫停停脚，你胆敢偷进宫阙，不辞而别。伊尔蒙罕怒火万丈，命我来追捕你，快快留下费扬古！”

尼姜萨满说：“我领回费扬古，秉公无私。伊尔蒙罕依仗权势抢掠可怜的费扬古，天理能宽恕么？尼姜萨满的禀性你会耳闻，阿布卡恩都力下界，我也据理三分。伊尔蒙罕能吓住我么？我可不怕哟！你不当谏臣良将，反助恶凌弱，难道让我用神鼓惩治你么？快快收起你那淫威，好言了结了吧！”

鲁呼台惧怕尼姜萨满的神鼓和腰铃声，很想顺水推舟，送个人情，但又怕伊尔蒙罕不饶，就缠住尼姜萨满不放。聪明的尼姜萨满笑了笑，说着拿出两捆烧纸送给了鲁呼台。鲁呼台说：“哎哟，哎哟，就给这丁点东西？”尼姜萨满又给三捆烧纸，三碗酱。鲁呼台说：“宽宏大量的萨满格格，舍出薄礼能打动伊尔蒙罕的心么？他不应允不好办，我要身遭毒刑的。萨满色夫求你怜悯。伊尔蒙罕白天打围没有狗，早晨起炕没有鸡打鸣，把你带来的鸡、狗留下吧！”尼姜萨满说：“看你面子我就留下吧，不过，你得给费扬古增加寿限。”

鲁呼台说：“那就给增二十年寿禄吧！”

尼姜萨满说：“哟，一个毛孩子能干啥？”

鲁呼台说：“那我给他延长到三十年吧！”

“唉，阅历不足有啥用？”

“那，我给他延长到四十年吧！”

“唉，难挑大业有啥用？”

“那，我给他延长到五十年吧！”

“唉，韬略不精有啥用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给他延长到六十年吧！”

“六十岁的本领，弯弓射箭还没练到家，能有啥用啊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给他延长到七十年！”

“七十岁的本领，世上的活计也不样样精啊，领回家有啥用？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给你八十年寿禄吧！”

“八十岁的本领，难成个好穆昆达，族里大事小情不透彻，祖业难继承，不行，不行！”

“尼姜色夫，我让费扬古活到九十岁，没病没灾，儿孙满堂。你该满意，不可强求了！”

尼姜萨满谢过鲁呼台，送给他狗和鸡。鲁呼台问：“我怎么把它们领走呢？”尼姜萨满说：“你叫鸡喊‘阿什！’；叫狗喊‘绰！’”鲁呼台照尼姜萨满教给的话一喊，鸡和狗都向相反的方向跑，跑到尼姜萨满身边

了。鲁呼台很奇怪，忙喊到：“萨满格格，难道我的声音刺耳，还是你开啥玩笑？发发善心，让我平安回喀吧！”尼姜萨满笑着教他说：“好好记住吧，喊鸡时要叫‘咕——咕，咕——咕’；喊狗时要召唤‘哦——哩’，‘哦——哩’。”鲁呼台擦了擦冷汗，照尼姜萨满说的话再喊，大公鸡晃着红冠，猎狗摆着尾巴，跟他见伊尔蒙罕去了。

尼姜萨满拉着费扬古的手疾步而行，走着，走着，突然，前边有个黑骷髅骨拦住道路，手拿麦秸点火烧着油锅，气哼哼地对她说：“薄情负义的尼姜萨满，还认识我不？你能舍命来救外人，难道不想救活同你拜堂的畏根^①？快快施神法，把我领回家夫妻团聚！”尼姜萨满仔细一瞧，是自己死去多年的男人，蹲身打“千”，恳求说：“想念的男人啊，夫妻离别，怎不苦思苦想？可惜你人死多年，身上关节已断，血肉已干，骨架已碎，咋能还阳呢？可怜咱家有老母，宽恕我吧，放我过去，我要回家给咱妈煮饭，给猪烩食，喂鸡、喂鸭、磨面到月牙儿偏西。”黑鬼咬牙切齿，气愤地打断尼姜萨满的话，说：“想逃出我的手，除非你长九对翅膀！尼姜萨满，竖起你的耳朵听着，你过去待我不亲你清楚，如今你还不念夫妻情面救活我，我对你也该报仇怨。翻开的大油锅滚冒着蓝烟金花，这是替你张罗的油棺材，你是自己跳下喀，还是让我抱你进喀？”黑鬼摇拳跺脚，尼姜萨满苦苦哀求，黑鬼拦住妻子不让走。尼姜萨满在阴间哪敢多逗留，一心要领费扬古早见双亲，怕耽搁在路上多惹事端。尼姜萨满气得咬咬牙，脸发青，摇动着神帽，甩着腰铃，唱道：“特尼林特尼昆^②，狠心的丈夫细听真，你活着时留下什么？一领炕席三指土，粮囤没粮跑癞蛛。我心肠善良不求功禄，不贪银财，帮助乡邻除邪祛病，尊老爱幼，才挣来咱家好名声。你活着贪杯无赖不养妻娘，至今不改前非。恨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特尼林特尼昆，盘旋在林子尖上的大白鹰，快快扇起百里飓风，抓起我的丈夫黑骷髅，把他扔进丰都城，永世沉沦黑泥河，化成臭水，再不能投生！”尼姜萨满念着，飞来一只白鹰，大翅一扇呼，黑鬼早随风无影无踪了。

尼姜萨满手拉着费扬古，众神护送，像轻风疾驰，像白云飘飞，走啊，走啊，眼前来到祥云缭绕、古松参天的子孙娘娘宫。她给门神赏了

① 畏根：满语，丈夫。

② 特尼林特尼昆：萨满神歌中的衬词。

礼品，见到了威严的佛里朵渥莫西妈妈^①，众奴婢正在捏制童男童女。渥莫西妈妈让尼姜萨满由婢女领着，到阴间地狱去看善恶典例和各种酷刑，让她告诉世上的人，多行好事……

尼姜萨满拜别渥莫西妈妈，领着费扬古往回走，又来到毒水河，把腰铃和鼓放到河里，安全过了河。走不多远，来到了生死河。瘸子艄公见了尼姜萨满忙摆船，把她们送过岸。尼姜萨满厚谢了好心的管船的玛发，又走了好久，才回到了巴葛图的家。

“老栽力”霍根克见尼姜萨满脸色发红，手脚微动，忙搁下给她擦洗身脸的水桶，点上年期香，给尼姜萨满熏了熏，不一会儿，她就醒了过来。

全屋的人，正跪地磕头，瞧见尼姜萨满睁眼坐起，惊喜地围上来。这时，就听外屋地上，一阵呻吟，费扬古慢慢坐起来，急着下地说：“额莫，额莫^②，睡得好累呀，快给我水喝吧！”巴葛图夫妻俩乐得搂着宝贝儿子喜泪满面。巴葛图巴彦家一连七天七宿，杀猪宰牛，大摆宴席。全噶珊的人都来庆贺。东西南北，大小村屯，几百里外都传遍了尼姜萨满的美名。巴葛图乐得忙唤阿哈吉和巴哈吉，吩咐他俩说：“快去告诉放马奴们，把最肥壮的牛羊骡马赶来，分给尼姜色夫一半吧！”巴葛图夫妇给尼姜萨满不少金银财宝和牲畜，同“老栽力”霍根克一起，回尼什哈河畔去了。费扬古后来娶妻生子，掌管家业，热心扶持贫弱，致力农牧，活到九十无病而终。

且说，尼姜萨满的威名一下传到了皇宫，皇上甚喜，忙派车轿接尼姜萨满进京陛见。皇上身边新打外地请来几位大喇嘛，一个个胖头胖脑，嫉贤妒能，知道尼姜萨满神通广大，挖空心思在皇上跟前使坏，暗害她。事也凑巧，尼姜萨满的老婆婆，从噶珊风言风语里，听说儿媳妇打阴间回来时，碰见自己不着吊的儿子了。尼姜萨满不但不想救活他，还让大风给吹进黑泥河里，永世不能登岸。婆婆十分恼怒，一天，她把尼姜萨满唤到跟前，问道：“听说你把你男人丢进黑泥河，果有此事？”尼姜萨满跪地磕头，将事情原委详细给婆婆讲了一遍，说：“他肌体已朽烂，怎能救活，确有此事。”婆婆听了更加气愤。正愤愤不平呢，让喇嘛知道了，就把老婆婆悄悄领进京城刑部大堂，教她喀，告下了尼姜

① 佛里朵渥莫西妈妈：满族祭奉的子孙娘娘，祈福神。

② 额莫：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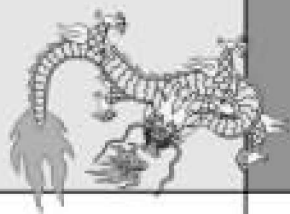
萨满杀夫大罪。喇嘛背地又在皇上跟前，添油加醋地说：“尼姜萨满崇信邪恶，对夫不敬不仁。皇上若留这种人，必被中原大国耻笑。杀一儆百，国人全服啊！”皇上下旨，处尼姜萨满死罪，秋日斩首。兵卒们把尼姜萨满的神帽、腰铃、神鼓、托里等神器，全给装到箱子里，用绳捆绑，扔进了枯井里。

尼姜萨满被含恨处死后，京师父老们夜夜都听到枯井里腰铃和手鼓的震耳响声。托里像流星打井里飞上飞下，闹得皇宫院内天天不消停。皇上坐不稳、立不安。众臣们跪求皇上开恩。尼姜萨满确系含冤而死，勤苦敬老，性好助人，应追功树碑。皇上准奏。说来很奇，一夜间枯井隆起，天上飞来百鸟叼走了井里的神帽、腰铃和手鼓。大井转瞬间变成蜿蜒百里的千顶山。千顶山里还隐隐听到尼姜萨满的腰铃声和鼓声。都说，打那以后，满族敬萨满的风俗才代代留下来。

说明：原黑龙江省爱辉县大五家子村郭霍洛·美容老人讲述于民国初年。她从小听其母和族人讲述。最初完全用满语讲唱，生动感人。尼姜萨满故事在爱辉地区流传很广，其中唱词互有变化，这是代表性的一种。后来郭霍洛·美容传给其子富希陆。本稿系富希陆讲述稿，赵小凤、吴保顺等亦参与回忆讲述，并由富希陆先生用汉语执笔整理，由富育光在父病逝后收存。原稿于1986年在杭州出版时丢失。

阴阳萨满

祁学俊 整理



阴
阳
萨
满

从前有一个员外，家里过的很富裕，到了五十岁时才生了一个儿子。老两口待这个儿子如掌上明珠。孩子长到十五岁了，一天出去打围，突然重病死了。老两口伤心地要死。正在哭哭咧咧的时候，外边来了一个老头，对他们说：“怎么不请萨满救救你的这个孩子？”员外说：“我们屯的萨满是混饭吃的，不但救不了别人，就连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。”老头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就离这不远的地方有个阴阳萨满，能起死回生，为什么不去找她呀！”说完这老头指指方向就不见了。员外认为是神灵指示他，非常高兴，于是带着家人按照老头指的方向去找阴阳萨满。

员外带领家人到了一条河边。在东头一家门外见一个年轻媳妇正在洗衣服。员外上前问了一声：“这位姐姐，请问阴阳萨满在哪儿住？”这个媳妇指示说：“在西头。”员外按照这个媳妇指引的方向来到屯子西头。见到一位老头，上前问道：“阴阳萨满在哪儿住？”老头说：“刚才你见到那个洗衣服的就是一个女萨满。”员外又返回东边那个小房。进了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炕上，误认为就是女萨满，马上跪下磕头，请求给他儿子看病。老太太说：“站在灶门口的我媳妇才是萨满呢。”员外调过头又给这个年轻媳妇磕头。开始阴阳萨满不答应，推辞说：“我年轻，初学不久，神灵不到，恐怕误事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！”员外流着眼泪连连磕头，苦苦哀求。阴阳萨满见员外心诚，也就答应了。

阴阳萨满带着神箱装上神帽、手鼓等祭器上了车，来到员外家。员外将阴阳萨满请进屋，把神箱摆在西炕上，点了香，磕了头。阴阳萨满洗了脸，吃了饭，提出有没有和你小子同日生的花腰子猪？要是有，抓来杀了，你这个小子魂就可以附在猪身上复活。还提出要狗，要鸡。员外都一一照办了。然后阴阳萨满戴上神帽，系上腰铃、裙子，手拿手鼓开始求神。阴阳萨满跳着、唱着，二神随声附和。不一会阴阳萨满昏迷跌倒了。二神走上前去，扶她躺下，把鸡、狗、猪等供品摆好。

阴阳萨满随同神灵，牵着鸡、狗、猪来到了阴间，去找阎王爷。阴阳萨满走着、走着，来到一条河边。河上有个瘸子老头撑着一只小船。

阴阳萨满问这个瘸子：“见没见过有人渡河？”这个瘸子说：“是阎王爷的亲戚领着一个小孩过去了。”阴阳萨满给了他几摞纸，请求这个瘸子把她摆过去。瘸子答应了。

过了一道河，又遇到一道河。河边，有蛇等各种野兽把守着。阴阳萨满又给了一些纸，然后把手鼓向河里一抛，她坐在鼓上边忽悠悠过了河。

到了第三关，遇到领着小孩的那个人，原来他是这个 的舅舅。阴阳萨满见到他问：“人家是个好好过日子，还没到寿限的孩子，为什么把他带来呀？”小孩的舅舅说：“我是奉阎王爷的谕旨带来的。”“好！你是奴才，我去找阎王爷。”阴阳萨满说完来到阎王爷的宫殿。

在阎王爷宫殿的门外，阴阳萨满见死去的那个小孩正和一群小孩玩呢。阴阳萨满念了一套神歌，让一只大鸟把小孩叼了过来，阴阳萨满领着就走了。

众神见势不好，马上进殿禀报阎王爷，阎王爷把小孩的舅舅找来问怎么回事？小孩的舅舅说：“一定是阴阳萨满把小孩领走了，我去追。”

小孩的舅舅追上阴阳萨满说：“你平白无故把孩子带走，不留点工钱，阎王爷要是生气了，我怎么交待呢？”阴阳萨满说：“你要是好话相说，我可以给你留点工钱，如果依仗阎王爷势力，我可不怕呀。”说完，留给他一些烧纸。小孩舅舅说：“给的太少了，我们阎王爷白天打围没有狗，晚上睡觉没有鸡啼鸣，把你带来的鸡狗留下吧！”阴阳萨满说：“看你的面子可以留下，不过得给小孩增加寿限。”小孩的舅舅说：“那就增加十岁吧！”阴阳萨满说：“十岁能干什么呢？”“那就增加二十岁吧！”“二十岁又能干什么呢？”最后一直答应增到九十岁。小孩的舅舅领到鸡和狗问：“我怎么把它们领去呢？”阴阳萨满教给他说：“你叫鸡时就喊：“阿晒！”叫狗时喊“绰！”小孩的舅舅照阴阳萨满教给的一喊，鸡、狗都向相反的方向跑了。小孩的舅舅说：“萨满姐姐你怎么开玩笑呢？”这回阴阳萨满又教给他喊鸡为“咕、咕！”，喊狗为“哦哩、哦哩！”

阴阳萨满领着小孩在回来的路上又遇见早已死去的丈夫。她丈夫对她说：“你能把别人救活，为什么不把我救活？”阴阳萨满说：“你死得早，现在尸骨都已烂了，不能还阳了。”她丈夫架起一个油锅说：“你不救我，就把你下油锅炸了。”阴阳萨满一气之下，使用神术把他丈夫压到了阴山背后。